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五代中

伐蜀之役郭崇韜諫止段凝爲帥議正而事允矣其復止李嗣源之行則崇韜之自滅與滅唐也皆在於此崇韜請遣繼岌固知繼岌之不可獨任而必需己副之名爲繼岌實自將也崇韜之辭鎮汴州也曰臣富貴已極至此而又貪平蜀之功利豈冒昧不止哉蓋以伐蜀爲自全之計而反以此自滅者何也位尊權重其主已疑內有豔妻外多宵小稍稍裁正眾方側目故憂內之不可久居而欲息肩

於閬外上挾冢嗣下結眾將相倚以安冀可遠讒人之怨
以自立於不拔之地可謂謀之已工矣乃不知讒佞交加
之日顧離人主左右握重兵據腴土成大功媚忌益深在
廷者又以睽離不親心皆解散固將益附姦邪而聽其蹇
噬況乎奄有王建畜積之藏多受降將邀歡之賄躡鍾會
之已迹而益以貪則必罹衛瓘之網羅而弗能辯誅死在
眉睫而不悟其工也正其愚矣李嗣源有河上先歸之釁
載入汴決策之功假之以兵資之以蜀則且爲王建而爲
朱邪氏樹一勁敵於西方故崇韜身任之以抑嗣源損其
威望而使易制俾存勗無西鄉之憂其爲存勗謀也亦可

工矣而不知蠶叢一隅以叛易以守難若欲窺秦隴出
劍閣以爭衡於中國則諸葛且不能得志故曹丕曰囚亮
于山嗣源卽懷異志惡能度越重險以犯順何似擅河朔
之富彊拊汴雒之項背建瓴南下勢無與遏邪畏虎豹之
在山林乃驅之以居園垣之右使其噬攫而崇韜不知也
朱邪氏之寇深於腹心矣繼岌欲使立功以定儲者也而
殺崇韜者繼岌董璋孟知祥所倚以鎮撫諸將而定蜀者
也而亂蜀者璋與知祥扞患而逢怒推信而召逆自後觀
之其愚甚矣乃一皆崇韜之夜思早作自謂十全之遠慮
也繇此思之退而全身進而已亂豈智計之能勝任哉抑

疆止並其宿將之術豈有他焉勿尸功勿府利靖諸己
之下崇韜固不足以與於斯也禍不速於反掌足爲永
鑒已

受命專征伐人之國而滅之大功之所歸尤大利之所集
也既已據土而有國其畜積必饒既已有國而又亡之其
黷貨而寶珠玉也必多藏以召奪且其權貴納款欲免誅
夷而徼新寵其薦賄也必輦載以湊大帥之門其爲大利
之所集也必矣大功不可居而非不可居也曹彬與平西
蜀獨下江南而任兼將相世享榮名大功灼然在己而豈

容遜避所以自免於危者利耳且夫功成而上爲主忌下
召人疑者唯恐其得眾而足以興也十夫之聚必以豚酒
蠶民歸己必以私恩籠絡智謀勇力之夫必以餽贈兵甲
芻糧之費必以家藏藉令功成歸第之日車還甲散行橐
蕭然遊士無所覲而不躡其門百姓與相忘而不歆其惠
應門皆樸樸之人宴會無珠璣之客則雖猜主忮臣亦諒
其不足有爲而坦然信之左右佞幸亦知其無可求索而
恩怨兩消雖有震主之功名亦何不遁然於曠夷之宇哉
諸葛公曰淡泊可以明志故薄田株桑所以踐其言而允
保忠勳之譽豈虛也哉夫郭崇韜者惡足以知此乎其主

既已忌之矣。昔婦壬人又爭變黑白以將置之死而滅蜀之日。貨寶妓樂充牣其庭。以此而欲求死於死也。必不可得之數也。嗚呼。豈徒爲人臣者受命專征以亡國之貨寶喪其身哉。人主之不以此而貽子孫黎民之害者。蓋亦鮮矣。漢高帝之入關也。秦併六國舉九州數百年之貨寶填委於咸陽。古今之大利亦古今之至危不可居者也。樊噲一武夫耳。知其不可據而斥之如糞土。帝聽其言爲封府庫。非但當時消項羽之惡怒。遠害於鴻門也。且自羽焚宮以後。秦之所積蕩然四散。而關中無鈎金尺帛之畱。然而既有天下。古今稱富者莫漢若也。唐起太原而東都之藏。

已廢於李密王世充之手江都之積又盡於宇文化及之
徒蕩然一虛枵之天下唐得之而海內之富上埒於漢宋
則坐攤郭氏世積之資獲孟景李煜劉鋹之積受錢俶空
國之獻其所得非漢唐之比也乃不數傳而子孫汲汲以
憂貧進王安石呂惠卿以奪民之錙銖而不救其亡合而
觀之則貧者富而富者貧審矣所以然者何也天子以天
下爲藏者也知天下之皆其藏則無待於盈餘而不憂其
不足從容調劑於上下虛盈之中恆見有餘而用以舒而
自裕開創之主旣挾勝國之財爲其私橐愚昧之子孫規
規然曰此吾之所世守也以天子而僅有此則天下皆非

其天下而任之貪竄之臣貪者竊而竄者廢國乃果貧則
虐取於民而民乃不免於死侈者既輕於縱欲吝者益競
於厚藏侈猶可言也至於吝而極矣朽敝於泥土之中乾
沒於藏宦之手猶且羨前人之富而思附益之卒有水旱
民填溝壑或遇寇亂勢窮輸輓乃更竊竊然唯恐所可望
吾私積而蔽護益堅若田野多藏之鄙夫畏人之求貸而
蹙額以告匱惡知有天下之爲天子哉守其先世之寶藏
以爲保家之懦夫而已匹夫而懷是心且足以亡家而喪
其軀命況天子乎漢唐之富富以其無也宋之貧貧以其
有也國亡身戮更畱此以爲後起敗亡之媒哀哉武王散

鹿臺鉅橋之積非徒以仁民也不使腐穢之藏教子孫以
侈吝也李存勗之爲君郭崇韜之爲將斗筭耳以利相怨
而交齧以亡又何足算哉

有一言可以致福有一言可以召禍聽其言知其所以言
吉凶之幾決矣言固有飾爲之者焉從容擬議而撰之以
言行固不踐心固不存又有甚者假義以讎利假仁以讎
忍是非不生於心吉凶固不應也至於危困交於身眾論
搖於外生死存亡取舍趨避間不容髮之際於此而有言
則其心無他而言非僞飾此則吉凶之幾所自決也李嗣
源當郭崇韜李存乂李繼麟駢首夷族之日朱守殷戒以

震主之勳勸爲遠禍之策而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委之於命耳斯言也可以全身可以致福終以奄有朱邪氏之國不亦宜乎奚以知其言之從心而非中懷毒螫姑爲委命之說以欺世邪李存勗耽樂昏昧伶人操生死之柄功臣之危旦不保夕於斯時也嗣源非闇於術者而思惟之路已絕曠然遠念惟有委命之一道可以自安郭崇韜任氣於先而營私於後禍已見矣固有以知其無可奈何之下唯宅心鎮定以不紛也奚以知其行之能踐也委身昏亂之廷死亡在旦夕終不求脫身歸鎮攤兵而待亂受命討鄴乃從容以去唯無求去之心故廷

臣得以推轂存勗釋其猜疑而晏然以行也則當其正告
守殷之日嗣源之心無疑無隱昭然揭以示人消无妄之
災獲隕天之福皆非以意計幸得而終始所守者委命之
一言也充斯言也卽許以知道焉可矣故其得國以後舉
動多中於理而焚香告天求中國之生聖人蓋亦知天之
所儻必不在乘虛據位之□□廓然曙於天命之常而目
睫之紛紜不爲目眩而心熒也君子於僭僞之主有取焉
者唯嗣源乎苻堅拓拔宏僞飾以誣天而囚人其善也皆
其惡也何足論哉夫不知命而飾爲之說曰吾知命也有
之矣不信有命而飾爲之說曰吾委命也未之有也若嗣

源者信之真故言之決也

李嗣源之不欲犯順以攘國非僞也朱守殷勸其歸鎮而不從趙在禮帥諸將迎奉而泣辭之皆死生之際也乃置身於宵小之中而不懼跳出以集兵雪恥而不遑固可信其立志之無他矣然而終不免於逼君篡國之逆者爲諸將所迫而石敬瑭其魁也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能免者此言出而嗣源窮矣旣不能保其腰領與妻子而抑受從逆之罪以伏法名實交喪取生平而盡棄之天高地厚嗣源無餘地以自容敬瑭所爲持其肯綮要以必從者機深而言厲嗣源惡得而不從邪惟其然而

嗣源之昧於事幾以失斷亦愚矣敬瑭之強使舉兵也豈果盡忠效死戴主帥以定大業哉自唐亡以來天下之稱帝稱王者如春雨之蒸菌不擇地而發雖名天子實亦唐之節度使焉耳李存勗滅梁而奄有之地差大於羣雄而視劉巖錢鏐王延翰也亦無以異主無恆尊臣無恆卑民亦初無恆嚮可奪也則無不可奪也以存勗之百戰成功如此其炎炎也不數年而已燼則嗣源一旦捲甲犯主以橫有其國又豈有長存之理其旋起而可旋滅人皆知之而敬瑭料之熟矣嗣源不反存勗雖亡烏必止於他人之屋敬瑭輩部曲偏裨望淺力微安能遽爲弋獲乎康義誠

李紹虔王建立李紹英咸有此心而敬瑭以子壻之親握
牙之重固將曰嗣源之後舍我其誰邪蓋亦如史憲誠朱
希彩朱滔之相因以奪節鉞耳嗣源亦微測之故祝天求
生聖主以絕此凌奪之逆自知其國不可永而敬瑭決策
犯順之邪心必不能保之身後顧低回顧焉無以自主荏
苒而從之識者固憐其柔以愚也夫嗣源之處此一言而
決耳斬石敬瑭以息浮議悉力以攻趙在禮而平之待繼
岌之歸而定其儲位則亂亦自此而息若存勗忌深而猶
不免則嗣源固曰無負於天地委之於命又何憂懼之有
哉唐之亂甚而必亡也朱溫竭其姦謀十餘年而後篡朱

溫之虐也存勗血戰幾死幾生而後滅之乍然蹶興不折一矢不需旬月而卽帝於中土自嗣源始敬瑭知遠郭威皆旦北面而夕黼展如優俳之冠冕以成昏蠹之日月嗣源首受其惡以成敬瑭之姦嗚呼惟其愚也辭大惡而不得矣

李嗣源卽位之初詔諸使貢奉毋得斂於百姓禁刺史以下不得貢奉然則自此以前諸使立貢奉之名以虐取於民下至守令亦可以財賄交於人主久矣進奉始自唐德宗至宣宗以後而愈濫其始官有餘財小人不知散於州府之固爲天子有而以之獻諛庸主懲於播遷之貧而恃

爲非常之備因而不拒曰加甚焉及乎官不給而索之民
貢有涯而取無藝龐勛之亂起於軍府之虛黃巢之亂起
於掊斂之急垂至唐亡天下裂民力盡而不能反則其俛
首剗肉以充獻納蓋不知其流禍之何若矣乃其率天下
以無忌憚蔑上下之等視天子若亭長三老之待食於雞
豚則置之廢之奉之奪之易於反掌者亦緣此爲致禍之
源何也天子者以絕乎臣民而尊者也故曰天險不可升
也刺史以下微賤之吏得以錙銖上交於殿陛則所謂天
子者亦下吏交遊之儕伍耳置之廢之奉之奪之又何忌
乎或曰三代之王天下也方五十里之小國亦得以幣玉